

視聽時代，澳門何為

吳志良

六月二日，澳門國際網絡視聽節在這座以融會中西著稱的城市開幕。來自全球的多位創作者匯聚一堂，探討網絡視聽如何重塑文化傳播的版圖。置身這樣的場合，一個長期縈繞心頭的問題再度浮現：中國故事要真正走進世界，究竟還缺什麼？

我們並不缺技術與規模：數字敦煌讓千年壁畫在雲端呼吸，北京冬奧會以「中國式浪漫」驚艷世界，一批精品劇集在東南亞、非洲乃至歐美收穫觀眾。然而，「國內熱、國際溫」的溫差依然存在。不少精心製作的內容，在國際輿論場中叫好不叫座——不是故事不好，而是講的方式不對。國際受眾習慣於從具體的人、鮮活的生活中讀取意義，而非從宏大敘事中接受結論。這種錯位，導致了許多好故事「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

更深層的挑戰在於，全球傳播生態正遭受算法繭房、身份政治和「文明衝突論」回潮的三重夾擊。人們困在同質化的信息氣泡裏，對

異質文化越來越缺乏耐心與理解。當隔閡成為常態，跨文化傳播的關鍵就不再是「發出更多聲音」，而是找到一種能讓不同文明背景的人願意聽、聽得懂的表達方式。

這就需要一座真正懂得「跨文化翻譯」的橋樑。而這座橋樑，澳門已經搭建了四百多年。

澳門是一座因文化而生的城市。從十六世紀中葉開埠起，她就扮演著溝通中國與世界的樞紐角色。一直以來，澳門從未喪失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即便在葡萄牙人入居的數百年間，華人社群始終堅守著自己的信仰、語言和生活倫理。十九世紀，鏡湖醫院、同善堂等慈善組織以興辦義學、施粥贈藥凝聚社群，使中華文化成為抵禦殖民同化的精神堡壘。

與此同時，澳門又以驚人的包容度接納了異質文明。媽祖閣與聖老楞佐教堂隔街對望，哪吒廟與大三巴咫尺為鄰。土生葡人用粵劇唱腔演繹葡國民謠，中式廟宇的香火與西洋教堂的鐘聲和諧交織。葡式蛋撻和廣式點心同列一張餐桌，除夕鞭炮與聖誕燈飾共享一片夜空。這些都不是主題公園式的文化展演，而是四百多年日常生活的真實沉澱。

澳門歷史的最大魅力在於文化，而文化既不抽象也不宏大，它就體現在這種日常的一呼一吸之間。「不同而和、和而共生」「各美其美、美美與共」——這幾個字，是澳門人對生活極為樸素的理解，也是這座小城為人類文明貢獻的極為寶貴的智慧。正是這種獨特的歷史積澱，使澳門成為一座天生的「文明實驗

室」。她證明了一個常被忽視的真理：不同文明並非必然衝突，完全可以在各自保持主體性的前提下實現和諧共生。二〇〇五年，「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聯合國教科文組的認定，既是對中華文化包容性的宣示，也是對文化主權不可分割的有力確證。

更重要的是，澳門在漫長的歷史中積澱了一套獨特的「跨文化翻譯」話語體系。

一五八四年，利瑪竇在澳門繪製出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他用西方幾何學敲開中國士大夫的門扉，同時將《四書》翻譯成拉丁文，讓孔子思想成為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資源。鄭觀應在澳門撰寫《盛世危言》，用世界眼光審視中國變革，影響了康有為、梁啟超、毛澤東等整整一代人。耶穌會士的信札從澳門發往歐洲，其中關於《易經》哲學的描述，甚至啟發了萊布尼茨對二進制的研究。

從「東學西傳」到「西學東漸」，澳門始終是雙向交流的活態通道。這座城市擅長的，就是用對方容易接受的方式、用彼此都能明白的語言來講述故事。這種能力不是刻意訓練出來的，而是在幾百年間與異質文明朝夕相處、日復一日磨合而成的本能。

今天，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保障下，澳門的平台價值更加凸顯。我們擁有三重不可替代的身份：東學西傳的歷史見證者、「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者、連接中國與二點八億葡語人口的微型超級文化樞紐。國家明確支持澳門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以此為指引，澳門在中國國際傳播中可以發揮三大功能——

其一，中華文化的「轉化器」。澳門善於將抽象的價值理念轉化為可感知、可體驗的生

活場景。我們不需要長篇大論地宣講和諧共處，只需請朋友在澳門老城區走一走：看賣涼茶的阿婆與開葡國餐廳的老闆如何比鄰而居、彼此照應，看不同信仰的人們如何在同一條街上各安其所。這種具體而微的共生，就是最有力的講述。

其二，文明互鑒的「實驗室」。澳門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的歷史，為觀察不同文明如何相遇、碰撞、對話、共存提供了無價的活態樣本。這個樣本不是陳列在博物館裏的標本，而是持續生成新數據、新經驗的活系統——它正在為回答「不同文明能否和平共處」這一時代之問，提供經得起檢驗的實證。

其三，精準對流的「樞紐站」。依託歷史紐帶和語言優勢，澳門在面向葡語國家和海外華人社群時，具有天然的親和力與抵達力，能夠實現文化傳播的精準對接，避免「大水漫灌」式的低效投放。

視聽時代，澳門何為？

回到網絡視聽這個話題。網絡視聽可謂當今最無障礙的媒介語言——它具象、直接、充滿生活氣息，不需要複雜的文化背景就能引發共鳴。而澳門，恰恰是一座天然適配這種媒介的城市。視聽傳播需要真實的場景，澳門有四百年的共生場景；視聽傳播需要動人的故事，澳門本身就是故事。

兩者的契合，為破解中國國際傳播的「溫差」難題提供了獨特的可能。當中國的文化理念經由澳門重新編碼，它們將不再因差異而帶來隔閡，反而會因對話而激發共鳴。這是一種全新的講述方式——不是關於「我們」與「你們」的故事，而是關於「我們如何共同生活和創造」的故事。

七日談

（澳門篇）



▲澳門大三巴牌坊及其周邊建築。

新華社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



喧嘩人生
香寧

前不久第一次見瓊總，那天香港驟然升溫，他頂着正午的烈日，在中環一邊爬坡一邊穿街走巷，找到了朋友預訂的餐廳，進門的時候他滿頭大汗，T恤衫也濕了。他笑着為遲到道歉，坐下後隨即興奮不已地和我們分享前不久在北京完成巡演的百老匯音樂劇《查理與巧克力工廠》，他就是那個把這部音樂劇引入的人。我們俗氣地詢問票房，他依舊是滿臉笑容：「嗨呀，虧錢了，但是我不介意，整個過程很艱辛，但我非常開心。我覺得自己就像出演了這部音樂劇一般，親臨其境，沉浸體驗了一場高質量的演出。」

在我的刻板印象中，這類知名的音樂劇在中國總是受到追捧，票房按理說不會差，何況《查理與巧克力工廠》又幾乎是家喻戶曉的老電影，改編成音樂劇怎會少了觀眾。我姑且認為是宣傳力度不夠，或者票價過高，又或者觀眾的消費力不夠？瓊總倒不這樣認為，他看到很多年輕人或者經濟條件較佳的中產家庭，消費能力是強勁的，一場歌星演唱會，票價炒至上萬都一票難求，可見不是價格的原因。我記得留學國外時和朋友去看《歌聲魅影》的歌劇，一個普通的夏日午後場，也是座無虛席，觀眾熱情高漲，和我一同去的朋友說，這已經是他第四次看這場歌劇。讓我頗為震驚。

在其中一場演出後，瓊總遇到了一家在後台等待的觀眾。男主人在華爾街工作，正好帶着一家人回國休假。這位觀眾激動不已，說這場音樂劇太棒了，而且價格相當實惠，一家人的票價，若是在紐約看，只夠買一張票，孩子們看得非常入神，更是一場很好的人生之課，故事的內涵，音樂、演員的敬業和出色演出，價值遠超票價。瓊總說，虧本生意在這個時候，顯得格外有意義和價值，他知道自己在做對的事情，並且願意為之而付出。

我不禁好奇瓊總的職業選擇初衷，雖然我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在金融行業見證了十餘年的光陰。他說文化體育一直是他的興趣，踏入金融業更多是謀生手段，興趣有一天能成為終生職業，便圓滿了。我也笑了，有種似曾相識的感受，幾年前，我也是這樣離開了穩定的工作，提起了筆，記錄那些或真實或虛構的生活。所幸的是，我們都沒有太多人生的羈絆，以及過高的物質追求，才能幸運地追尋年少時的某些未曾實現的小夢想。我聽了很多瓊總轉行後的心路歷程，他也很慷慨地與我們分享自己的故事，盤中的食物都來不及放進口中。我看到了一個充滿理想和激情的人，在堅持一些雖然難卻有價值的事情，為此我深感欽佩。

在午餐尾聲，我問他為何選了這部音樂劇，他像少年般笑了笑：「喜歡巧克力！」隨即又認真補充，問我們是否記得《阿甘正傳》，媽媽對阿甘說的那句話：「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nna get.（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無法預知你會嘗到什麼味道。）」他說他特別喜歡這句話，覺得作者太棒了，安排媽媽說了這樣的話，用巧克力這樣一個本身甜又帶點苦的通俗食物，來給智商有限的兒子闡釋人生，兒子才能聽得懂，且理解媽媽的用心。

所以，人生終歸會有巧克力的甜，夾雜着一點苦澀，但每一次得到哪一塊，都是人生的禮物，我們只需好好享受，好好體驗，好好生活。



君子玉言
小杏

「五月江南碧蒼蒼，蠶老枇杷黃。」初夏時分，嘗過幾顆帶着白霜的鮮枇杷，才算迎來真正的夏天。枇杷是南方特有的靈果，秋葉冬花春實夏熟，百花開時她不聲不響，待小滿，金果墜。杭州塘棲、江蘇洞庭、福建莆田並稱枇杷三大產區，塘棲枇杷擁有國家地理標誌，以「白沙」為珍，作為貢品已歷千年。唐武德年間（公元六一八年至六二六年）《唐書·地理志》中，即有「餘杭郡歲貢枇杷」的記載。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記「塘棲枇杷，勝於他處」。清代《唐棲志》有：「四五月時，金彈纍纍，各村皆是，筠筐千百，遠販蘇滬，嶺南荔枝無以過矣。」

塘棲古鎮位於杭州北大門，京杭大運河穿鎮而過。清《唐棲志》載：「迨元以後，河開矣，橋築矣，市聚矣。」乾隆《杭州府志》有「市鎮之甲」之讚。豐子愷亦說：「江南佳麗地，塘棲水鄉是代表之一。」郁達夫《超山的梅花》也述及塘棲。

古鎮的標誌是世界文化遺產廣濟橋——運河上僅存的七孔石拱橋。始建於唐代，明弘治年間重建。運河將塘棲分為南北兩片，北面更有古早味。青石板鋪成的水北老街商舖林立，家家戶戶栽種枇杷樹。河邊、院裏，綠蔭中時有金黃星星點點，走近一看，都是枇杷果。店舖裏，枇杷為原料的汁茶膏酒琳瑯滿目。而此時，鮮枇杷正當時令。

老街一條約百米的道路，兩側竹籃從街頭排到街尾滿滿當當。所有籃子都盛滿枇杷，金黃、淡紅、米白……鮮亮飽滿。我第一次見到枇杷以這樣一種堪稱「壯觀」的樣貌衝擊眼球。此為第一個驚艷，視覺的驚艷。

湊過去看：米白色的是白沙，果

塘棲枇杷記

皮泛著細絨柔光；淡橘色的是紅種，鮮亮飽滿。守攤的老人招呼我們：「嘗嘗哎，今早剛摘的！」說着塞過兩顆，剝開咬一口，甜汁順着指縫往下淌，九分甜一分鮮。白沙皮薄肉嫩，汁水飽滿，入口即化；紅種果肉稍實，甜味更濃。其味之鮮美碾壓了之前吃過的所有枇杷——這是第二個驚艷，味道的驚艷。

一問價：人民幣三四塊錢一斤，個頭小的才兩塊五，最貴的大果也不過九塊。我們東揀一袋西裝一袋，足足撐滿一個拉杆袋，十七八斤，總價才六十八塊——這在城裏水果店怕是半斤白沙都買不到——這是第三個驚艷，價格的驚艷。再留神來往遊人，人人都拎着滿袋枇杷。

找了家臨河餐館吃午飯。翻菜單撞見兩樣新奇：枇杷燒肉、枇杷老鴨煲。姐姐力推枇杷燒肉：五花方肉醬紅油亮，肉質綿軟；枇杷果肉裹在肉汁裏，油香飽浸果甜，入口是肉香，後味是清甘，連吃三塊都不膩——這是塘棲枇杷的後調，第四個驚艷，驚醒了脾胃。

忽想，國外似很少吃到這樣的鮮物。問AI：枇杷、楊梅、菱角、雞頭米、蓮子，是中國才有的物產嗎？AI答：這是個非常有意義、也很有煙火氣的問題！然後，它說了一堆，至於枇杷，原產中國川滇一帶，唐代傳到日本，歐美以西班牙產量最大，多加工果泥果汁，少

有鮮食。看來，這些可愛風物不是唯中國才有，而是在中國才活得最豐盛。

我們吃枇杷，講究「不時不食」。江浙一帶，枇杷時令在五月下旬半月。早摘不夠甜，晚摘過軟，所以果農天不亮上山，趕在晨露未散時摘下，擺到巷口賣給趕鮮的人——這是對時令的敬畏。

它浸透着文化氣韻，入詩入畫入禮俗——西漢司馬相如《上林賦》中有「枇杷檉樹」的記載。杜甫「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梅堯臣「五月枇杷黃似橘」，戴復古「摘盡枇杷一樹金」，楊基「南風樹樹熟枇杷」，蘇東坡「枇杷已熟粲金珠」，明代歸有光那一句催淚的「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說的都是這類靈果。

枇杷也為畫家所鍾愛。「明四家」之一的沈周有《枇杷圖》，題款「愛此晚翠物，結實可一玩。山禽不敢啄，畏此黃金彈。」

畫家吳昌碩愛極了枇杷，有「塘棲常客」之稱。弟子王个簃憶：一九二七年五月，他陪吳昌碩從上海去杭州，途中「決定彎一下去餘杭」塘棲。時值枇杷上市，「厘肩局門口停着許多載滿枇杷的小船。要吃枇杷，在塘棲是不成問題的。」

道士送來一小籃枇杷，「色澤金黃，味道極美。昌碩先生見此高興極了，低聲對我說：『這可是好東西，快把它藏在床背後，我們自己吃！』」吳昌碩一生畫了幾十幅枇杷圖，滿枝鮮果躍然紙上。

枇杷也是禮俗中的一份體面。走親訪友，提一籃新鮮枇杷，是極為樸素的心意。

有些風物，不是種子只長於此，而是我們的土地養它，我們的文化念它，我們的脾胃懂它，所以它才能在千年歲月裏，活得比任何地方都綿長、都熱鬧。



▲塘棲古鎮的廣濟橋。

作者供圖

虹落青山霞鋪路

（致敬設計者）



藝苑草
周蜜蜜

整座青山，是未乾的濃墨
而你偏要橫一筆朱紅
大膽地，從林隙間穿過

像雨後初晴的虹，不曾散去
被人的巧思輕輕一握
架在山腰，成了人間的入口

步道起伏，像跌宕的詩句
每個彎都經過精密計算
裝着風的節奏，光的角度
和無數笑聲碰撞出的回音

你說世界級的風景總在遠方

我說不必——你看這座橋
早已把天空引下來
鋪成日常可走的道路

它不是橋，是一種降落
把虹的許諾，還給大地
讓疲憊有處可棲，歡喜有處生長
讓城市學會，在山林裏呼吸

這抹紅，不是色彩的炫耀
是設計者溫柔的洞察——
給奔波的腳步一處停頓
給平凡的日子一道虹光
讓路過的人，都成了被詩意選中的人